

文集

下卷·政论杂著编

計是會
去一解的象
什麼想當作家
我若作序個人事
終在左的不疑句這字印。
寫的也麼？
我個人寫

章乃器文集

(下卷·政论杂著编)

章立凡 选编

华夏出版社

目 录

致胡适	(1)
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3)
蒋介石的婚姻革命	(5)
纪念中山先生	(6)
马振华的自杀	(9)
济南的商会	(13)
国民党到底代表什么？	(15)
这只是我们的不肯承认！	(17)
对于五中全会的要求	(19)
非“国家主义的爱国思想”	(27)
人为什么要生存？	(28)
《科学的内功拳》初版自序	(32)
《科学的内功拳》再版自序	(34)
科学的内功拳	(36)
新年的梦想	(71)
自序	(73)
国联报告书之意义与价值	(75)
中日问题之又一个烟幕弹	(81)
今日之冯玉祥	(84)
对日妥协有出路吗？	(86)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经济状况及其对华政策的前途	(88)
现代的慈禧太后	(99)
国难当言	(101)
我的来年计划	(103)
妇女与妇女运动	(10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工人	(107)

我们应该怎样应付酝酿中的世界大战·····	(110)
日内瓦莫斯科与东京三条外交路线之得失·····	(1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底前途·····	(117)
三年来之远东战争·····	(124)
“九一八”三周年祭·····	(133)
半殖民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136)
跃跃欲试之日本西进政策·····	(138)
太平洋问题之史的展开·····	(145)
国际的和平阵线和各国的人民阵线·····	(151)
国难四周告国人·····	(154)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国庆日·····	(156)
激变中的远东局势·····	(159)
我决不悲观·····	(167)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69)
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	(171)
给青年们·····	(174)
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	(178)
四年间的清算·····	(182)
我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经历·····	(188)
最低限度的牺牲决心·····	(198)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	(200)
研究现阶段中日问题的任务·····	(204)
良心阵线与无耻阵线·····	(210)
远东形势的蠡测·····	(212)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几个最低要求·····	(215)
从酷刑拷讯说到民族道德·····	(223)
《救亡情报》发刊词·····	(227)
怒吼吧,长江流域的大众!·····	(228)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234)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243)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时局紧急通电·····	(250)
谁是内战的挑拨者?·····	(251)
全救会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	(256)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258)
联合战线的意义和救国阵线的立场·····	(269)
中国应取的外交政策·····	(275)
为中国人民自卫委员会事告大众·····	(279)
“九一八”五周年·····	(281)
全救会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	(287)
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	(291)
时事一周(三则)·····	(292)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	(301)
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紧急启事·····	(303)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致李宗仁电·····	(304)
法庭问答·····	(305)
抗日必胜论·····	(312)
自序·····	(312)
第一章 机械的失败论·····	(312)
第二章 机会主义的抗日论·····	(313)
第三章 科学的抗日必胜论·····	(315)
第四章 机械的定命论·····	(324)
第五章 帝国主义的战争论·····	(326)
第六章 结论·····	(327)
民众基本论·····	(330)
第一章 群众的怒吼·····	(330)
第二章 觉悟的民众·····	(333)

第三章 有意识有组织的群众·····	(335)
第四章 个人主义的救国理论·····	(337)
第五章 小众救国论·····	(339)
第六章 官办的民众组织·····	(341)
第七章 结论·····	(344)
狱中有感·····	(346)
出狱前后·····	(347)
自序·····	(347)
反不凡主义·····	(348)
大学程度时局观·····	(350)
救国会和救国运动的前途·····	(351)
中国的前途·····	(358)
论宪政运动·····	(363)
我与青年·····	(366)
由前方主义转向到后方组织·····	(370)
怎样开展弄堂组织? ·····	(371)
抗战以后·····	(373)
少号召多建议·····	(376)
回乡运动·····	(378)
合理的统制·····	(379)
论战时金融·····	(381)
现阶段的救亡工作·····	(384)
反求诸己·····	(387)
再论战时金融·····	(388)
今年的棉花问题·····	(391)
今年的双十节·····	(394)
负担起来新时代的艰苦任务·····	(395)
平凡的领导和平凡的组织·····	(397)

抗战时期的民主问题·····	(400)
现阶段的救亡运动·····	(403)
以抗战到底的决心去运用九国公约会议·····	(410)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初步纲要草案·····	(415)
动员民众与保甲制度·····	(423)
总动员的意义与宣传方针·····	(426)
忆廖磊将军·····	(432)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436)
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	(438)
民主建国会政纲·····	(444)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	(451)
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456)
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	(457)
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第二次意见·····	(461)
民主建国会等二十三团体发表声明向全国同胞控诉! ·····	(464)
我想写一篇小说·····	(469)
为挽回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	(473)
对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联合公报发表意见·····	(476)
对于当前时局的意见·····	(478)
民主建国会致第三方面函·····	(481)
民主建国会对“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发表意见·····	(483)
如何恢复政府信用·····	(485)
民主建国会致美国华莱士函·····	(486)
民主建国会对时局的意见·····	(488)
民主建国会对和平运动的意见·····	(493)
致张群、宣铁吾 ·····	(495)
乾纲重振·····	(496)
在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	(497)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498)
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	(501)
新的转捩点·····	(504)
人民的东北·····	(505)
平津工商业的新生·····	(517)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底任务·····	(523)
关于土地改革的几点意见·····	(526)
信任领导,积极努力,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稳步前进·····	(530)
关于两面性、思想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论性问题的 讨论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初稿)·····	(543)
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	(555)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 的发言·····	(562)
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	(564)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569)
致上海黄苗夫函·····	(576)
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	(577)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	(585)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	(589)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	(595)
我的检讨·····	(602)
七十自述·····	(608)
我和救国会·····	(628)
抗战初期在安徽·····	(646)
百年寻梦(代跋)·····	(662)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我冒昧地写信给你，你不会见怪么？

我想：一个人要举办一种事业，一时寻不着合作的人，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我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形。我是一个银行里的职员，我因为晚上有点空，我的精神又极好，我不愿意把它消磨在无聊的地方，而我的进款，又稍微有一点敷余，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一点空闲的光阴和敷余的进款，去办理一种适合个性，而有益于人类、国家和社会的事业。我经长时间的考虑，我决计去办一个大规模的言论机关，就是《新评论》半月刊。

钱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很精密地计算过了，所难的是稿子。依我的推算，至少总要有十人以上经常担任撰稿，——至少每期一篇——才可以出版试试看。但是我所交往的人，都是专门“较锱铢计毫厘”的，会做文章的实在很少。我想来想去，只能想出三个人，而这三个人能够帮我到什么程度，还是疑问！我想你是当代的有名学者，你左右的健将，当然是不计其数，你肯给我介绍介绍么？我印就了一篇征求同志文，我另封寄奉你百份，请你分送。词句如有不妥的地方，请你在未分送以前告诉我，我可以修改重印。

还有，我新近著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国民党的当面问题——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我现在送上几本，并且大胆地请你腾出二十分钟的工夫，替我这本书做一篇简短的批评，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我觉得这个问题比什么事都重要，应当大家热烈地来讨论讨论，但是倘使没有像你这样负时望的出来提倡，恐怕不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照我所告诉你我的职业和环境，你大概总可以相信，我并不是想

在政治圈里做投机勾当的，也并不【不】是想“因以为利”的。我不过是要想提倡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

你若是许我来见你，请你给我一个时间和地点。

章乃器 十六，十，十六
汉口路十四号浙江实业银行

1927.

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有人问：“你们的立足点在哪里？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大凡定期刊物，往往要在它出世的时候，发表一篇发刊辞；在那篇发刊辞里面，要定下来几条很具体的主张。这问者的意思，就是以为没有这种具体的主张的刊物，是没有立足点的，是没有目标的。

我们的意思，可不是这样，我们以为有了很具体的主张，就不免要有浓厚的彩色，就不免要变成宣传机关。倘使要做~~一个~~超然的言论机关——一个潮流的指导者，就不许有很具体的主张。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立足点是公正；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一切事物的艺术化。公正和艺术化，都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

“言论机关，是社会的镜子”。这是一句有价值的名言。事体做得好丑，做的人往往自己莫明其妙，所以要有言论机关，把他的影子照了出来，给他自己和一般公众看看。不但是容貌美丽姿态美丽的，需要几面忠实的镜子，就是要举动美丽行为美丽的，也少不了要在房子里面布置几面好镜子。信赖忠实的镜子，功效要比读什么《美容术好行为》等类的书籍高百倍。现在的所谓言论机关，有几个能够做社会的镜子？我们这以公正做立足点的言论机关——一面忠实的镜子——难道是不需要的么？

我们觉得好的方法，要比好的主义还要重要十倍。有了好的主义，没有好的方法，不但不能达到主义，而且还要闹得一团糟。没有好主义，而能够有好方法，虽然不能有“百年之计”，至少也可以苟安。我们并不是求苟安的，不过说一个最低限度的比喻罢了。我们以为我国目下所急需的，并不是动听的主义——动听的主义尽够多

了，——却是艺术化的方法。主义不过是隔海万里的一个极乐国，要达到这个极乐国，便不能不有一种迅速稳妥的交通器具——这就是方法的重要。我们觉得现在这班从事革命的人，差不多是乘一只破旧的帆船，向惊涛万里的极乐国出发，倘使他们真格能达到目的地，那也只好委之于天数了。危险呀！危险呀！

我们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确是很复杂而且是令人惊奇；西方的精神文明，却是非常简单，“范拔来”(Fair play)一辞，实在足以尽之。“范拔来”就是带有“艺术的美”的方法的意思，是从运动竞技上发源的，但是现在，却已经沿用到一切的事物上去了。贿选和舞弊，西洋哪一国里没有，不过他们拿一个“范拔来”来掩饰掩饰，所以看起来过得去一点罢了。我们并不是迷信西方的精神文明，要我国人也学他们那种虚伪掩饰的方法，不过“一切事物的艺术化”，当然是一种进化的表现，谁也不能说它是不急需的。

我们的立足点是公正，我们的目标是一切事物的艺术化，所以我们对于一切合于艺术化的事物，都要赞美，对于一切反于艺术化的事物，都要反对。说句看起来觉得稍为过分点的话：哪怕是一个强盗，倘使能够用合于艺术的方法，达他的劫掠的目的，我们也许做一篇文章来赞美他。我们是赞美他的方法，不是赞美他的目的。

1927.《新评论》第1期

蒋介石的婚姻革命

蒋介石自己说，他从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便可专心革命。我说，蒋介石自从行了婚姻革命以后，我才相信他是一个革命人物。依我的观察，蒋介石婚姻革命在革命史上的价值，要胜过他的战事功绩百十倍。

爱好，便快快活活地过甜蜜生活，不爱好，就痛痛快快地离开，这是人类异性结合的正则，也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样不痛快的，讨了自己欢喜的小老婆，却留存着不欢喜的大老婆过那孤独的地狱生活，另外还要闹什么“两头大”啦，“兼桃另娶”啦，那种虚伪，掩饰，不彻底的名目，来自欺欺人。你看有多少自命为革命的人物的，竟没有勇气打破一句最无意识，最不合理的古语：“糟糠之妻不下堂。”

“不下堂”对于“糟糠之妻”有什么好处呢？不过使她多受几年地狱生活罢了。还不是痛痛快快地给她一个改嫁的自由，在未改嫁以前，维持她的生活，来得好么？有人说：“男的虽然另娶，女的未必肯改嫁，男的得着了甜蜜的生活，女的依然过那孤独的日子，不使她心里更难受么？”我的答案是：女子所以不肯改嫁，就因为男子没有勇气打破“糟糠之妻不下堂”一句古语的缘故，只要男子先出来打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偶像，女子自然会跟着打破了“从一而终”的偶像的。而且被离婚过孤独生活的女子，比那不下堂的糟糠之妻，眼巴巴看见名义上还是属于她的男人，和他的“新宠”亲亲蜜蜜地过日子，连正眼也不向她——不下堂的糟糠之妻——瞧一瞧，总还好过一点吧？

1927.《新评论》第1期

纪念中山先生

当着中山先生的忌日，真使我们发生无限的悲哀。如同婴儿对于慈母一样，他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得着安定的寄托；我们的前途，存着浓厚的希望；我们对于一切的一切，都有所信赖，有所归依。自从他离了我们而去，我们顿觉得空虚！而这空虚的感觉，随时日而增加浓厚！一年，二年，三年，……！三年已经是这样，再过三年如何？哎！

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在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不在他是革命的先觉，——总之不在他的老资格，而在他的纯洁诚实的人格，光明磊落的态度，百折不回的毅力，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包容万有的知识。的确，他是一个“自然领袖”，但是他的所以为“自然领袖”，也不是资格老的自然，却是他的精诚可以使人信仰和识力的可以使人悦服的自然。他从没有想到用威权制服人，也没有“依老卖老”式的拿资格来压人，他不过是使人“心悦而诚服”地归到他的主义下面受他的指挥。他是要别人的自然地崇敬他爱戴他而没有自己“舍我其谁”地以为是自然。

他并不信赖武力，他的唯一的武器是他的主义，他是要有主义所造成的武力而不要有武力所造成的主义，所以他认心理的建设是革命的基础。

他的左右，只有以主义结合的同志，而没有“豢养”的私人。虽然他也任用几个亲属，他是认为同志然后任用他们的。左右没有豢养的私人，于是纯洁，高尚，有气节的志士，才肯和他在一起。认同志的关系为至高无上的关系，而不让其他比较狭义些的关系——亲族，同学，同乡……等——有一丝一毫的超越于同志关系，然后他能够做伟

大的同志的领袖而不至仅仅做一个什么同乡，什么同学……的领袖。他不单是国民党的领袖，而且是国内一切革命势力的领袖；也不单是国内革命势力的领袖，连国外的革命势力都信仰他。

并不是他的自信力强，是他对于真理的信仰力强。自信力过强的人，便要走上刚愎自用的路上去，但是他是多么的虚怀！当他坚决地依着他自己的意见去做的时候，那时他的意见就已经是当时的真理——我们要晓得世间的一切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是一种同时没有别的能够推倒它胜过它的假定。倘使一个人的意见，当时没有人能够提出合理的反驳或者更好的意见，那末，那种意见当然要算当时的真理。依照那种意见毅然决然地去做，就不能算是自信或者自用，而要算是信仰真理和运用真理。经过共同研究过的意见，便不能算是提出者私有的意见，而要算参与研究者共同的意见。只有没有民主精神和民权常识的人——没能力用理由反对人，而欢喜用成见反对人的人——才会说那毅然决然遵着这种意见去做的是自信或者自用。

倘使中山先生不死，党的内部，固然不至于分裂，反革命的势力，也早就崩颓。我敢说在军阀的旗帜底下，也有不少信仰中山主义的人，但是因为不信任现在的革命者是真能实行中山主义者，所以仍旧站在反革命的战线上。我相信有不少革命青年因为中山先生的死，对于国民党生了一种怀疑，因而误投到共产党里去。就是共产党吧，恐怕也只是一部分起初就有并吞国民党的野心，当然还有不少是诚心相信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的意旨，想由三民主义做到共产主义的。因为中山先生的死，于是诚心归依者起了一种怀疑，于是意存并吞者才敢显出险恶的手段。所以中山先生的死，不但是国民党和革命群众的损失，就是在一小部分为形势所迫而然的反革命者和许多诚意投到国民党里来的共产党员，也不能不算是重大的损失。只有一些穷极凶恶的军阀和本存着并吞的恶意的共产党员，才因中山先生的死可以为所欲为而庆幸。

虚空！失望！渺茫！凡是青年人，谁不是这样的觉着？谁不觉

着日甚一日的深起来？哎！怎样弥补这空虚？怎样救济这失望？怎样更换这渺茫？国民党的领袖们！这要你们去努力！努力做一个真正的自然领袖！

“追随总理数十年”；“身经百战”；“老同盟会”；“老国民党”；“曾预革命大计”“受总理托付之重”……现在谁不当这些是“自然的”“无上的”做领袖的资格？口里喊着“党内无派”，心里谁不想着扩充自己“嫡系”的势力是造成——或是保持——自己领袖地位的唯一不二法门？“倚老卖老”的领袖，只配做反革命势力的领袖而不配做革命的领袖；因为“倚老卖老”是“偶像”思想的一种表现，而革命却是要打倒偶像的。党内树派的领袖，只配做他那一派的领袖而不配做党的领袖；因为他心目有超越于同志关系的私的关系，所以不会得一般同志的信任和归依。

怎样纪念中山先生？像迷信偶像者向他的遗像鞠躬，像耶稣教做礼拜一样的做做纪念周，像祷告上帝一样的读读遗嘱，这些专讲形式的方法恐怕是不见得有什么效果的吧？要崇拜中山先生，便要对于他的主义和他的伟大人格，有深确的认识。便不要对于离开了他的主义的人和党内树派的人存什么推崇的态度。要效法中山先生，便要修养和他一样伟大的人格——要有可以使人信服的精诚和可以使人悦服的识力。倘使单单要利用一部分的嫡系势力压服全部，仅仅提出自己的老资格想把持领袖的地位，那真是“南辕而北辙了”！要晓得“党内无派”和“党内无特殊利益阶级”，并不是限制领袖的野心的话，实在是指示领袖们做领袖的方法。

1927.《新评论》第8期

马振华的自杀

事实

马振华是一个了解恋爱而未能解脱旧礼教的束缚的半新旧女子，和汪世昌——一个革命队伍里的不革命者——发生了不公开的恋爱关系。汪世昌心目中的配偶资格，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处女，所以他就应用一种简陋的方法——探乳头——去试验她的是不是处女；结果是带着疑惑的不满意。再去排排八字，也说她决定不是个处女。因此他就对她表示因为非处女的不满意。她因为他的表示就愤而写信绝他。后来因为他的表示懊悔的恳求，她却仍旧容纳他的爱的要求。更进一步她竟是应酬式或者报恩式地允许他的性交的要求，但是坚决地约定以一度为限。她对于他的第二次要求，曾有强烈的拒绝，但是结果仍是软化。他在和她第一次性交的时候，他更加确切些地觉到她并不是处女。过后有一天，他把她给他的情书送还给她——据他自己说是请她保管的。再过两天她就自杀了。

她自杀的第二天，他也去演一演自杀的方式——投水，但在投水之前，他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系在木筏上——据他自己说是不愿意尸首的漂流。后来他是被人救起了。救起了以后，他就不再自杀，而且居然提说到以后要娶妻要子了。

——以上是照报上所发表的他的谈话和他们俩的信札上摘录下来的——

这是很明白的：马振华的自杀的原因，是由于失恋。她的失恋的原因，不出下列的二者：第一是性交过了男方的感情的骤然低降；第二是汪世昌因为相信她是非处女的缘故对她轻视。但是恐怕是后者的成分多一点。

“控诉”！“惩办”！“处分”！“唾弃”！——这些是现在一般人因为马振华的死对于汪世昌的愤恨的表示。但是在我看来，汪世昌的知识